

从知识传递到问题探究： 人美版高中美术教材2019版的情境化设计转型研究

高亦萱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DOI:10.61369/EIR.2026080040

摘 要： 2019年版人美版高中《美术鉴赏》教材作为落实《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首批教材之一，实现了从知识传递范式向问题探究范式的重要转型。本文在梳理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阶段美术课程理念演进脉络的基础上，聚焦新教材“单元情境”与“问题链”双轮驱动的情境化设计机制，深入分析其设计理念、结构化呈现及教学实施路径。研究认为，这一转型体现了美术教育从“学以致用”到“以用带学”的转换，为培育学生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提供了切实的教学载体，但在教学实践中仍面临“形式化”“夹生化”等现实挑战，需要教师探索优化路径。

关 键 词： 人美版教材；单元情境；问题链；核心素养

Fro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ProblemBased Inquiry: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ituational Design in the 2019 PFAP Senior High School Art Textbook

Gao Yixua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irst batches of textbooks developed to implement *General High School Art Curriculum Standards (2017 Edition)* (revised in 2020), the 2019edition Art Appreciation textbook published by People's Fine Arts Press has achieved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knowledge transmission paradigm to the problembased inquiry paradigm.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evolution of art curriculum concepts from compulsory education to senior high school,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ituational design mechanism driven by “unitbased situations” and “problem chains” in the new textbook,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design philosophy, structural presentation an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path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the shift of art education from “learning for application” to “learning through application”. It provides practical teaching carrier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in art discipline. Nevertheless, it still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formalization and hybridization in teaching practice, which calls for teachers to explore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Keywords： PFAP textbook; unitbased situation; problem chain; core competencies of art discipline

引言

2020年秋季，全国十二个省份的高中新生拿到了一本极为厚重的新教材——2019年版人美版《美术鉴赏》。它的厚度从上一版的120页增加至187页，封面从展示多样美术门类的田字格布局变为了中国传统山水画《千里江山图》单幅大图，翻开书页，人们首先注意到的不仅是精美的图片和考究的拉页设计，更是那些遍布全书的、充满张力的问题叙说：“雕塑与我们的生活空间有怎样的联系？”“这些作品如何体现中国你同与西方的艺术特色？为什么说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现代美术的重要特色？”……

这些问题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它们标志着美术教育正在经历一场转型，从知识传递走向问题探究，从学以致用走向以用带学。《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提出：“创设问题情境，倡导探究式学习”，将真实情境与问题探究视作素养落地的关键路径^[1]；《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进一步强调“重视艺术体验”“突出课程综合”“以任务驱动的方式遴选和组织课程内容”^[2]。两个课标共同指向一个判断：新时代美术教材必须完成从知识传递到问题探究的结构转型。在这一转型中，2019年版人美版高中《美术鉴赏》教材的“单元情境”与“问题链”^[3]设计成为最具标识性的创新亮点，是教材编写理念革新的集中体现。

一、课程理念的演进：从欣赏到鉴赏，从知识到素养

理解这一转型的意义，首先需要把握我国高中美术课程理念的历史演进脉络。1994年7月，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在普通高中开设“艺术欣赏”课的通知》，标志着美术正式进入高中课程体系。这一时期的核心追求是“双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课程内容以作品介绍和知识传授为主，教学方式以教师讲解和作品赏析为核心，教学目标集中在让学生“知道”美术史的基本脉络和代表性作品，获得初步的审美体验。

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将“美术欣赏”更换表述为“美术鉴赏”，学习内容从单一分析增加至五个系列。课程编写理念从关注学科知识技能的学习，进一步扩展到关注学习过程与方法，同时倡导理解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对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情感态度，体现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综合要求。这一阶段的教材以2004年版人美版为代表，采用单课式线性结构，用探究式问题为线索展现学习过程，注重以问题引出知识内容，但在内容编选上专业知识比重仍然较大，文字表达偏向概念概述，知识点的衔接尚有较大的改善空间^[4]。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五大核心素养为纲，明确要求创设真实问题情境，倡导探究式学习，围绕学科大概念组织内容，实现教、学、评一体化。与之呼应，2022年版《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则以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大核心素养为核心，强调艺术体验、任务驱动、情境学习。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课标共同确立了一个核心：学习的起点不再是知识点，而是真实或模拟的问题情境，学习的终点也不再是知识的获得，而是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情境与问题双轮驱动：教材情境化设计的核心理念

（一）单元情境：角色代入的真实性问题空间

教材为每个单元设置了“单元情境”栏目。这一栏目摒弃了传统的知识点前置导入方式，转而以一段具体的叙事性文字，将学生直接带入一个真实或模拟的问题空间。以第六单元“时代之镜——中国现代美术”为例，教材创设了一个极具代入感的情境：学校组织的交流团赴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访问，在当地学生的带领下，同学们走进了著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然而，按照惯例，对方将在下学期来华回访，我校同学需要带领外国同学参观美术馆并介绍中国的现代美术作品。情境中连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如何？这些作品是如何体现中国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色？现当代艺术在今天如何肩负起文化复兴的大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情境的设计并非简单的场景描述，而是精心构建了一个包含角色身份、任务目标、约束条件和探究需求的完整问题空间。学生被赋予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身份，需

要为完成“向外宾介绍中国现代美术”这一真实任务而储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这种设计使学习不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完成有意义的现实任务，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李滢在分析这一设计时指出，单元情境设计能够有效地将学生的情感需求与知识内容串联起来。“在教学过程中关注情境的创设，才能有效将学生的情感需求与知识内容串联。这一思路契合了美国教育家杜威‘思维起源于直接的情境’的基本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关注情境的创设，才能有效将学生的情感需求与知识内容串联”。^[5]

相较旧版知识前置导入，新版则以角色代入取代知识点。从课标理念的落实角度看，体现了从知识逻辑到问题逻辑的转换。教师不再是从知识点出发去覆盖教材，而是从情境出发去激活教材。情境成为教学设计的起点，知识则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嵌入。

（二）问题链：从浅入深的多层级学习阶梯

如果说“单元情境”构建了学习的宏观坐标，那么散在于单元各主题中的“问题链”则是推动学生逐步深入的具体阶梯。2019版教材17个主题共设置了56个小议题，全部以问题形式呈现。这些议题被有机组织成“基本问题”与“子问题”的多层级结构：单元层面的“基本问题”体现了学科大概念的探究方向，主题层面的“子问题”则提供了逐层深入的具体路径。

以第二单元“图像之美——绘画艺术”为例，四个主题分别指向了中国传统绘画、文人画、西方古典绘画和西方现代艺术，构成从文化根源到艺术形态的递进式认知阶梯。每个主题内部又以连续递进的次级问题推动学习过程。例如在主题一“程式与意蕴——中国传统绘画”中，教材选择了“探讨传统绘画的文化内涵”“探寻中国画的艺术特征”两个核心议题，议题下又细化为“传统人物画为什么注重‘传神写照’？”“传统绘画中的线条有什么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等具体问题。^[3]

这种设计将课标所强调的“学科大概念”转化为可讲授、可探究、可评价的教学内容。主题二的标题“抒情与写意”本身就是一个涵盖文人画核心气质的大概念，以此统领下面的学习任务：文人画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追求？诗、书、画、印为何能够形成有机统一？笔墨造型如何实现“以形写神”？教师可以围绕这一大概念灵活组织教学，而不必拘泥于作品和艺术家的线性罗列。

反观旧版的问题偏重陈述，新版问题更具开放性新教材的问题不是寻求唯一正确答案的封闭式提问，而是开放式的探究方向，学生在回答时需要调用知识、进行分析和判断，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解。这种设计完全契合课标强调的问题情境导向，能将知识点与真实情境无缝对接，为学生构筑起一步步从感性认知走向理性分析的完整通道。

（三）情境与问题的有机整合

单元情境与问题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栏目序列实现了有机整合。每个单元开篇由“单元情境”导入，随后呈现“单元概述”和“关键词”两个辅助栏目，分别从宏观定位和核心概念两个维度为后续学习提供框架性指引。单元内部各主

题又以“学习任务”栏目推进问题探究的落地,“经典解读”栏目提供具体作品的深度案例分析,“知识窗”栏目补充背景知识。单元末则设置“测评”“学习评价”和“学业水平等级划分”栏目,形成闭环的评价体系。

这种栏目序列的设计逻辑与课堂教学过程高度吻合,知识不再是作为“干货”直接呈现给学生的内容,而是学生为解决问题而主动搜寻和建构的“工具”。

三、从学以致用到以用带学:情境化设计的教学价值

(一)从知识传递到能力建构

在传统以“教”为中心的教材体系中,知识被预先建构和呈现,学生的学习是“接收—记忆—再现”的过程。这种模式下,学生即使能够答出“四步鉴赏法”的定义,也未必能在真实情境中主动运用这一方法去分析一件陌生的作品。钟启泉等学者指出,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核心正是从“知识传递”到“知识建构”的转换,学习评价向可视化、具体化方向转变。

2019版教材在设计上有意识地将知识与任务深度绑定。例如,第一单元“观看之道——美术鉴赏基础”将“四步鉴赏法”(描述、分析、解释、评价)确立为基本方法。教材没有满足于在文字中概括定义,而是以《清明上河图》为例全面展现了完整的鉴赏流程引导,同时在子议题中进一步引导学生走入博物馆、美术馆来开展实践体验,旨在引导学生经历描述、分析、解释、评价的完整鉴赏过程并真正内化为能力,而非停留在概念层面。

(二)从旁观式鉴赏到角色化参与

情境化设计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它将学生在鉴赏学习中的位置从旁观者转变为了参与者。传统鉴赏教学中,学生观看作品图片然后听取教师讲解,始终处于接受者的位置。而2019版教材的“单元情境”设计使学生被赋予一个真实的角色,例如文化传播者、艺术策展人等。学生在这样的角色驱动下进行学习,动机和投入度截然不同。

以第五单元“淳朴之情——民间美术”为例,单元情境设计了一名学生直接对民间美术表达质疑:“老师,学什么民间美术啊!这也太老土了吧!这都是我爷爷奶奶时候的东西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好,更看不出有什么美!”这一情境深刻切中了高中生对民间美术的真实感受:“老土”“过时”是多数高中生的直观印象,而“看不出好”和“看不出美”则触及了学生内心的真实困惑。教材对这一情境直接发出了质疑声,激发学生主动去发掘民间美术的文化根源与独特的构成体系,真正构建了“我们为什么要学它”的内在驱动力。

(三)从课堂空间到生活世界的延伸

情境化设计的第三个价值在于,它打破了课堂的有限边界,将学习延伸到了真实的生活世界。2019版教材中大量议题指向学生身边的美术现象。例如第一单元议题“美术鉴赏活动与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引导学生审视身边的皮影、饰品、春联等民间艺术,以及第四单元议题引导学生思考“传统建筑在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保存的价值吗”等等。

这种将日常审美经验纳入教学目标的设计,使学习不再是一次性的课堂任务,而是贯穿学生整个日常生活的持续性审美活动。正如2017版课标所指出的,这一设计旨在“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才能引发学习行为的根本动力”。

综合来看,情境化的设计理念使高中鉴赏教学走出了“知识堆积、学生被动”的困境,建立起用情境触发问题,用问题驱动探究,再通过探究建构能力,最终实现能力反哺生活的良性循环,这恰恰是对近年来核心素养改革“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根本目标最有效的回应。

四、教学实施的挑战与应对

(一)教师角色的转型压力

2019版教材要求教师完成从“知识讲授者”到“学习设计者”的角色转型。访谈中有教师表示:“如今准备一节课都要反复推敲,已经不能用旧有的观念去组织课堂”。以第五单元“中国民间美术”为例,传统的教学讲授法可能就是介绍剪纸、年画、皮影等作品的作者和年代背景,但新教材引导学生进一步走进“从‘泥土’中诞生的美”的文化根源中,教师需要设计启发学生领会质朴与率真的浓郁乡情,并思索民间美术在现代生活中的保护和传承问题^[6]。

教师面临的更隐蔽的挑战是认知视角的转变。过去教师习惯以西方古典绘画、雕塑的形式语言与审美范式作为鉴赏的标准参照,而今按照新教材的突出比例调整,教师要转变思维并主动去挖掘中国现代美术的独特价值。美国课程教育学家格兰特·威金斯的观点值得借鉴,他主张教材应成为学习的资源而非学习的脚本——教师需要成为课程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将自己从知识的权威传导者转变为学习情境的共建者和探究过程的引导者^[7]。

(二)学生参与度的差异性

在探究式课堂上,学生参与度常常呈现分化态势。部分学生能够迅速进入角色、积极参与讨论,但也有学生对开放问题感到不知所措,特别是高中学生课业压力大,对需要输出思考的课堂模式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面对这些实际教学难点,教材设计可以在后续修订中设置更明晰的脚手架,逐步降低初次设计的问题难度系数,安排更多的合作式讨论小组,增加更多的反馈与指导环节,从而加快学生的适应速度。不仅如此,教师还要在实施教学时付出更多精力来制定有效的引导策略,以帮助不同层级的学生都能够进入情境并保持深度参与。

(三)情境形式化的隐忧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情境创设流于表面形式。一些教师可能机械地在课堂上套用“单元情境”的场景,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学生仍停留于被动接收的状态。易出现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情境与知识点出现“夹生”状态,情境引人入胜但实际操作环节与学习评价相脱节。二是学生只经历过流程,虽然完成了所有学习活动步骤,但并未深度思考如“美术符号如何表达人民心声”这类更能体现学科整

体素养的话题，导致整个单元教学陷于结构上的表面繁荣而育人实效不足的状况。

（四）跨学科资源整合的迫切需求

2017 版课标在修订中强调“进一步精选学科内容，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的同时，也对资源建设提出了新的标准。在教材编选内容涉及中外文化、哲学观念、革命历史等多元知识领域的背景下，广大教师需要整合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人教版新教材中“学习任务”栏目涵盖查找资料、撰写评论文章、剧本创作等多个类型的延伸活动设计，进一步为多媒体、多学科融合的教学创造了广阔空间。

五、结语

“尺寸教材，悠悠国事。”2019 年版人美版高中《美术鉴赏》教材的情境化设计创新。让我们明白美术教育要关注的是对学生的全方位培养，文化在美术教材中的渗透，可以增加课本的深度。^[8]它证明：一份好的教材，不是知识的静态陈列，而是是学习能力的孵化器，是学生精神成长的引路者。面向未来，我们期待教材的迭代完善、教师的教学探索与学生的学习需要进一步走向深度共振。

参考文献

-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S].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3] 黄宗贤主编. 普通高中教科书·美术鉴赏 [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
- [4] 李媛. 人美版高中美术鉴赏 2019 版与 2004 版教材比较研究 [D]. 2021.
- [5] 李滢. 新时代 新教材 新篇章——(2019) 人美版高中美术教材和高中生一起走进新美育时代 [J]. 中国中小学美术, 2020(Z1): 12-15.
- [6] 钱初熹. 美术课程与教学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7] [美] 格兰特·威金斯, 杰伊·麦克泰格.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M]. 闫寒冰, 宋雪莲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8] 常雨敏. 高中美术鉴赏教材 (人美版) 分析及改进建议 [D]. 2013.